

不光是扮演臺文館跟大眾溝通的橋樑，張文彬也打算將既有的書店網絡，帶入藝文商店之中。聊起最近的計畫，他說自己正計畫串連獨立書店，定期邀請各地的經營者，推薦當地的特色文學選書。譬如邀請臺東的書店以海洋為主題，介紹海洋相關的臺灣文學作品；也打算結合曬書店的Podcast「臺南有本事」，創造更多元的溝通型態。

#### 更多消費之外的文學參與

進駐藝文商店一個多月以來，張文彬說，最明顯的感受是來客數的差異，「曬書店這邊一天了不起就是來個1、20人，但臺文館假日可能一天是上百，甚至破千。」直言光這個數量，就是過去經營不曾遭遇過的事情。來客最多的類型也是社區型的曬書店少遇到的觀光客。該如何調整因應、強化目前的服務，是團隊接下來要面對的課題。

不過，可以確定的是，前往藝文商店能獲得的，將不再只有單純的購物體驗。不管是為自己挑一本陳列在架上的主題選書、或者是實用的文創小物，你會得到更多關於對於臺灣文學的認識跟啟發。張文彬強調，還有更多事情正在籌備和醞釀中。因此看完展覽，記得穿過一樓大廳，走進玻璃帷幕搭成的藝文商店，為這趟旅程劃下完美的句點。



位在新營的曬書店，曾是診所和旅社，從前精美的地磚被保留下來，也用收集而來的木板和窗框來打造書架。

# 臺灣人的 發聲練習—— 楊雲萍

| 拾藏物語

## Yunping Yang: The Vocal Practice of Taiwanese People

| NTML's Archive  
Select

文：郭汶伶  
圖：臺文館

人們自在發聲之前，都有一段牙牙學語的經驗，臺灣新文學也不例外。（藏品／劉青雲家屬提供）

人們自在發聲之前，都有一段牙牙學語的經驗，臺灣新文學也不例外。新文學的健將之中，楊雲萍是不可忽視的存在。究竟楊雲萍如何遇上白話文？讓我們跟著他，搭上那臺改變命運的火車，看臺灣人如何發聲，催生新文學。

1920年代，楊雲萍是臺北州第一中學校的學生。套上立領的學生服，戴好黑色絨質的三線帽，陽光下，六個櫻花形狀的金釦兀自閃耀光輝。他拿著書包，從學校離開，一如往常，從臺北站搭乘機關車，順著淡水線返回士林街。

這一天，車上的某一乘客翻閱書刊，引起他的好奇。跟自幼接觸的古典漢文以及學校的日文教學不同，書刊的語言是中國白話文，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白話文的經驗。

事實上，這本雜誌其實沒甚麼特別的，似乎是一本婦女雜誌。他太好奇了，可是，他克服不了心理的障礙，無法向乘客詢問關於雜誌的名稱與內容。不顧列車行駛的顫動，他扭起身子，頭伸得老長，瞪大雙眼，想盡辦法看見雜誌內容。就算看不見內容，他也想看見名字。

——從士林站下車，他甚麼也沒得到，焦急過後的虛脫與遺憾縈繞身子。他告訴自己，下一次不要再錯過了，定要鼓起勇氣，向那位乘客詢問關於那本雜誌的事。

好一段時間通學士林與臺北的日子，他等待那位乘客再次上車，卻再也沒等到。那位乘客翻閱雜誌的記憶，成為他的青春痛點。

還好，有江夢筆。江夢筆跟他同輩人，長他一些，他稱他為兄。江夢筆的老家開設中藥行「江聯發人蔘行」，時常往返中國添購漢藥外，帶回數本中國白話文的文學雜誌。

楊雲萍有事沒事相找江夢筆，在漢藥的氣味裡，與江夢筆共讀各式各樣的文學雜誌，也讀來自東京的《臺灣民報》。在這之外，他也藉由日文，閱讀世界經典名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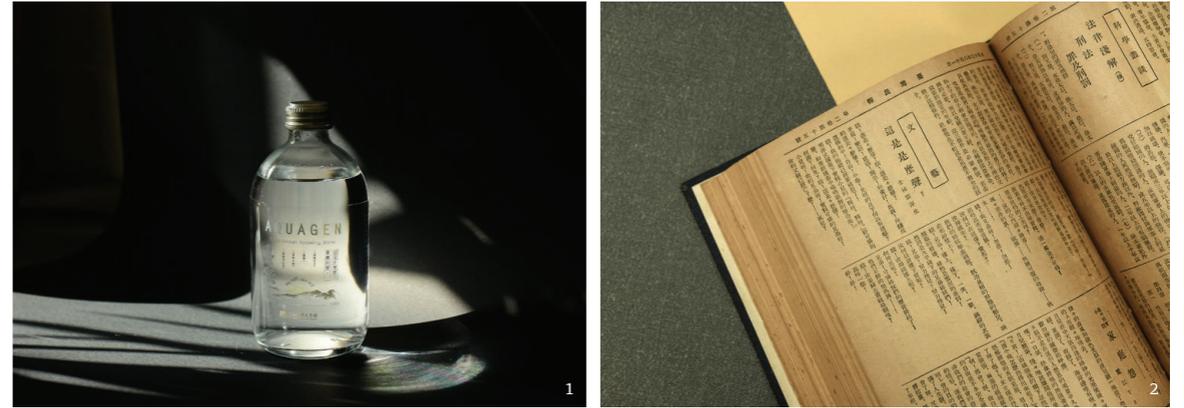
讀得越多，他和江夢筆不再是純粹的讀者，他們握起筆，在紙上刻下白話文。對他而言，將所見所聞結合閱讀，寫成一篇篇的心得與札記，還只是練習。練習書寫，學會發聲。

某一年，他翻開《臺灣民報》，發現報紙刊出廣為徵文的啟事。他返家攤開笥記，細細整理、挑選文字，整理成章，署名「士林雲萍生」，投稿《臺灣民報》臺北支局分社。

這一次，練習說話，不再只是檯面底下的事，而是公眾的事。



楊雲萍與江夢筆共讀各式各樣的文學雜誌，也讀來自東京的《臺灣民報》。(藏品／劉青雲家屬提供)



- 1 過去，手拿《臺灣民報》，遍聽臺灣的聲。現在，透過文學轉譯，邀你一手掌握氣泡水，傾聽瓶裡的聲。有氣泡的水，猶如有文學的臺灣民報。更生猛、更有力。大口一飲，文學的聲，源源不絕。
- 2 楊雲萍寫下臺灣的市井之聲，那些無法用日語或古典漢文書寫的人民，就此有了發聲的機會。(藏品／劉青雲家屬提供)

有了一次投稿，就有投稿第二次的勇氣。他漸漸成為《臺灣民報》臺北支局分社的熟面孔，寫新詩，也寫散文和小說。蔣渭水、陳逢源、張我軍沒有小瞧他這個後輩，鼓勵他繼續寫。

在新詩〈這是是麼聲〉裡，「矛盾！變則！虛偽！醜惡！和膏汗！血淚！所釀成的這是是麼聲？」，他寫下臺灣的市井之聲，那些無法用日語或古典漢文書寫的人民，在楊雲萍筆下有了發聲的機會。

他的練習，是臺灣第一批展開白話文嘗試的隊伍，這是他的青春。

在這批隊伍裡，賴和是不可忽視的存在。一有空閒，楊雲萍會從士林上車，經由淡水支線，轉往臺北搭乘縱貫鐵路，一路向南，直抵彰化。無論車程多久，不辭辛勞，賴和在那。賴和最喜歡領他周遊八卦山，再前往山麓的溫泉，一洗塵土，討論文學與社會。

1943年，37歲的冬天，楊雲萍一路從士林街外雙溪的習靜樓，趕到明石町的臺北帝大附屬醫院，探望賴和。當病中的賴和強起身子，對他高聲說道：「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，都是沒用的！」他告訴賴和，不，等過了三、五十年之後，我們還是一定會被後代的人紀念起來的。

說完，他流下眼淚。

戰後，楊雲萍潛心學術，研究南明史。日治時期的新文學活動，鮮少有人提起。他從另一種方式保存臺灣文化，記錄臺灣各地的風俗、草擬臺灣省通志的綱目以及擔任各項委員會的委員。

1977年，楊雲萍從臺大歷史系退休，退休的生活跟以前一樣，他習慣看報、讀書，他在杭州南路的自宅書房，總是一身臺灣衫，戴上半框眼鏡，伏在木桌子上，看清書裡的字，專注研究。途中，一旦遺忘了某段記憶，無法座落記憶的樣貌與時間，他便按耐不住焦慮，拚命呼喚妻子月裡——「媽！」他必須透過月裡每一次的複述，重新座落記憶的實位，一次又一次拾回自己的歷史，安頓身心。

他還記得他們嘗試寫下的新文學。

楊雲萍告訴學生，許多的歷史文獻在時間裡遺落，研究者不可能了解歷史的全部真相，歷史是最靠不住的。也期待臺灣史的青年學者挑戰他。對他而言，每一份挑戰，隱藏鬆動知識譜系的機緣，充滿驚喜的意外。

這些機緣不只刺激、活化他的想法，也讓他感受到活著的力量，是他拒絕服老的證明，也是他最浪漫的「豪奢」。他還在等，等人們開始談起賴和以及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，他們所做的一切，絕非毫無意義。

他很清楚，「記憶」本身便擁有撫慰人心的力量。口中的記憶是未來的某一個時間點，存不存在都很難說。即便如此，「記憶」實在太溫暖了，就如他，記憶無數次餵養了他的青春與靈魂。

而他真的等到了那一天。

1994年，楊雲萍88歲，離開臺大歷史系17年了。剛過生日，不足三個月，楊雲萍動身前往新竹的清華大學，參加「賴和及其同時代的作家——日據時期臺灣文學國際學術會議」。這些年，學生與採訪者陸續拜訪他，總意外他一點也不像老人，靈魂滾燙，更像是躁動的熱血青年。

每一次，有人問他，他的文學生涯從何而起？

要從一列臺北開往土林的火車說起。

他如此回憶，為自己的文學身世一次又一次定錨。



（本文同步刊登於方格子網站）

#### 楊雲萍

楊雲萍（1906-2000）為臺灣史研究巨擘，亦是重要的文學家。中學時期與友人江夢筆合辦《人人》雜誌，為臺灣第一份白話文學雜誌；1932年自日本留學回臺，展開文學創作與歷史研究的生涯，戰後獲聘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，精研南明史、臺灣史。

#### 關於觀測員

郭汶伶 街道遊戲閃電布丁的發明人，臺大臺文所碩士。新北永和人，一半閩南，一半大陳血統。論文題目〈臺灣女性長篇小說的政治暴力創傷敘事（1989～2016）〉前陣子採不到野薑花覺得懊惱，這陣子決定在家裡做培根恢復能量。

# 「真正的戰爭在於生活」 ——尉天驄 《到梵林墩去的人》

| 典藏再現

## Tiancong Yu: Life is a Battle

| Collection



《到梵林墩去的人》由姚一葦收藏，姚海星捐贈，是尉天驄充滿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集。在追求現代又尋找鄉土的1970年代，這部作品為文學論爭史，留下精彩的印記。

文：蕭安凱（臺文館）

圖：臺文館

1977年臺灣曾經發生過「鄉土文學論戰」，這個論戰是關於臺灣文學的寫作方向以及路線的探討，並且涉及「鄉土」在哪裡，是「誰」的鄉土？